

宋代山水画的 意趣

杨晓玲/著

JH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宿雨清畿甸
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
壠上謳歌行

王之春畫

宋代山水画的意趣

杨晓玲/著



JL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山水画的意趣 / 杨晓玲著.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386-9089-7
I . ①宋… II . ①杨… III . ①山水画－绘画评论－中国－宋代 IV .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926号

宋代山水画的意趣

作 者 杨晓玲 著
出 版 人 赵国强
责任编辑 杨东霖
责任校对 陈 鸣
封面设计 杨东霖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8.75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9089-7

定价：66.00元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意趣概说

- 第一节 什么是意趣 / 4
- 第二节 意趣合流 / 4
- 第三节 意趣的特点及其功用 / 6

第二章 两宋社会环境对山水画面貌形成的影响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9
- 第二节 北宋理学思想与审美综合 / 11
- 第三节 社会环境对山水画风格形成的影响 / 18

第三章 五代、两宋主要山水画家及其作品的意趣解读

- 第一节 荆浩和《匡庐图》 / 20
- 第二节 荆浩和《笔法记》 / 28
- 第三节 今人对宋代画的认识 / 33
- 第四节 李成与荆浩——山水画风格比较分析 / 36
- 第五节 关仝 / 41
- 第六节 董源、巨然和卫贤 / 45
- 第七节 隐居终南山的范宽 / 50
- 第八节 “半路出家”的许道宁 / 53

第九节	功夫型画家郭熙和他的《林泉高致》集	/57
第十节	贵为驸马的‘西园主人’王诜	/ 67
第十一节	苏轼和米芾	/ 73
第十二节	田园画风的赵令穰	/ 78
第十三节	英年早逝的王希孟	/ 82
第十四节	精工而又士气的赵伯驹	/ 84
第十五节	宋徽宗赵佶	/ 86
第十六节	南宋四家～李、刘、马、夏	/ 87
第十七节	小结	/ 103

第四章 两宋山水画的特殊表征

第一节	山水画特殊的表现手法	/105
第二节	构图的审美趣味	/108

第五章 以雪关照宋代山水画中的荒寒气氛（老子 庄子、古代禅师、诗人及画家对雪的体悟）

第一节	老庄哲学中的静寒	/ 115
第二节	宋代的禅境与画境	/ 116
第三节	绘画应直指本心、莫向外求	/ 119
第四节	诗人对雪一往情深	/ 123
第五节	画家对雪的喜爱	/ 124
第六节	画境中静与空的关系	/ 129
第七节	画家自身好业、重业风气盛行	/ 130

第六章 通过对宋代山水画意趣的认识来召唤当

代山水画绘画品格与艺术气质的重视

第一节 通过品画、读画与古人交流 / 133
第二节 老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折射出珍贵的艺术人格 /

135

参考文献 / 140

后记 / 141

引言

中国山水画自宋迄今，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其原因是中国人寄情自然的山水观。先秦哲人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说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到了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更直接影响了六朝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发端和形成。魏晋以后，社会大解体，民族大融合，思想大解放。山水画作为具有独立语言特性的艺术形式，开始走向有思想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们表现自己认识观的特有的载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山水画在五代末期至北宋初期已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在古代绘画史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山水画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山水画大师和名作。宋代山水画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在五代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繁荣兴盛的局面，“自然写真，应物象形”，造就了山水画的高峰。那一时期的山水画，以客观物象作为所绘对象，追求写真，着力创造山水画的形式美、程式美，通过山水画再现画家自己所感受到的客观的真山真水，创造了景物构成

的理想方式——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境。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以往对于两宋山水画的研究中，不乏对技法的详细解读，所以本书当中不再赘述。我们主要从特定历史事件对山水艺术的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山水风格的变异以及笔墨样式进行梳理，以期能在审美学视域下阐释宋代山水画的发展，试图找出一个超越其他外在因素的内在逻辑。我们尝试着体会古人先辈们那萧条淡泊的个人性格和品质，容载了他们对天地造化和生命价值的体悟和判断；先辈们作画时心手相忘、落笔成形、物我相容的情境，那种“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的作画心境，均说明古人对画境执着的精神理念是始终潜融其中的。正是他们这种心态和理念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后学者。鉴于这种对古人心境和心态的理解与向往，所以有必要对自身进行深层的挖掘，对历史重新地关注。本文拟从两宋山水画特征的形成及表现的本质中去研究讨论宋代山水画的审美地位、历史及现实意义，力图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唐五代至宋元再到明清，有着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脉络，在这条延绵一千多年的山水画演进过程中，宋代作为继唐、

五代繁荣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对它的研究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本文就将以宋代作为一个出发点，向前延伸，联系它对唐、五代山水画的继承，以及它对元、明、清的影响，并结合古代禅师、诗人等对自然山水中荒寒、静冷的喜爱，试着对宋代山水画的意趣作出一些自己的理解与阐释。

第一章 意趣概说

第一节 什么叫意趣

准确地说，“意趣”是一个合成词，是“意”和“趣”经过演变、发展后衍化的产物。“意”与“趣”都是我国古代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各自都形成了属于本领域中的、独特的、有影响的理论。“意”的发展经历了“象”、“意”的演变，后成为影响较大的意境论。而“趣”最初发源于老子的“五声”之说，后有宋代严羽的深入阐述，特别是在明中期后的文论家的倡导之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意”“趣”之合流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意趣”独立成词以来，就成为审美与鉴赏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成为中国文论乃至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中的评品标准之一。“意趣”在艺术活动中，特别是东方的艺术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意”“趣”合流

先秦之后，“言”“象”“意”关系向前纵深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王弼的“得象忘言”之说与唐时的“意境”之说。至民国王国维，意境之说

又有了“境界”之说的发展。特别是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说法。而关于“趣”的发展，尽管有先秦时期的萌芽状态，但其得到较大发展却是在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之后。真正对“趣”加以重视，并以理论形式加以确立的是与刘勰相距数百年的宋代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就是给后世以很大影响的“兴趣”说。

“趣”理论的全面发展，在严羽之后。其后，有各种对“趣”理论的说法，这些说法成为“趣”理论的分支。“趣”与各种有形无形、有限无限的表现形式相联系，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文艺理论。“公安三袁”之后，特别是在明朝以后的清代，各种门类艺术理论著作之中谈论“趣”的，多不胜数。“趣”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审美范畴。“趣”理论家族之中又增添了许多“成员”：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重机趣》中提出“机趣”一说，清代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提出“别趣”“有趣”“无趣”等说，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出“风趣”一说，清代王星在《东庄论画》中提出“奇趣”一说，清代邵梅臣在《画耕偶录论画》中提出“神趣”一说，清代钱振锽在《诗话》中提出“志趣”一说，清

代沈昌直在《报唐湛声书》中提出“旨趣”等，不一而足。其中，“意趣”之说，大为新颖别致。

“意趣”之说的出现，约在明朝中叶前后成形。汤显祖等人提出了“意趣”之说。这里将“意”“趣”加以组合，主要强调主体的心灵和精神在审美中对“趣”的领悟和把握。

“意”“趣”的合流，既丰富并活跃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又成为读者或接受者评判作品的标准之一。“意趣”一词，不仅能够体现出“象”“意”关系的丰富内涵，还能够昭示出身处当代的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审美趣味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先哲们的思考，还是近人们的追寻，人们都是关注着一个既远又近、既超脱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把握那个穿越于过去的历史时空的传统和正在日新月异变化中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个体生命在世俗凡尘中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些。而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在“意趣”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找到些许答案。尤其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活动中得到某些验证。

第三节 意趣的特点及其功用

“意”与“趣”在各自领域中得到了较大的延伸，并被广泛应用于

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活动之中。因此，要对“意趣”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认识与理解，就不能不考虑到“意”与“趣”在过去的发展中所走过的发生、发展以及衍变的历程。“意趣”的功用主要是通过它的特点来呈现出来的。正是意趣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根据以上对“意”与“趣”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合流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

“意趣”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意趣”能够在直观中得以验证。中国古代哲学所提倡的是在复杂多变的诸多现象中洞察事物的本质，化繁为简，化多为一。因为自然的、社会的万千变化并不是难以理喻的，而是可以认知的。对“道”的认识与把握，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进行直观式的体悟与洞察，就可比较准确地把握万物中的机枢所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其中生生不息的“意”。

其次，“意趣”体现出一种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思考。在艺术活动中，尤其是在中国艺术活动中，能够完全昭示出这种动向。在中国书法艺术中，蕴含着书者的喜怒哀乐、性格特点，更多的是在字的间架结构中孕育着书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宇宙观。汉字的一笔一画无不

充满生机，如同自然中的芸芸众生，都是充满灵机的。而这数不清的个体构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毫无疑问，这个整体的生命力来自于其所包含的个体的流动及其有机的结合。人们常说的“见字如见人”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绘画又最讲究意蕴、意境、意味。大到山川河流的状貌，小到一草一木的勾勒，都可体现出这一点。几乎所有自然万物都可以作为中国画家的入画题材。而且，中国绘画艺术的分类极为细致，指法繁多。在艺术家的眼里，绘画中的技巧都是用来体现“道”的。在我看来，这个“道”即是艺术家们所追求的“意”，而众多的技法则是体现出艺术家们的取舍与爱好，这种爱好就是他们的“趣”向不同。

最后，“意趣”的第三个突出特征则是现实实在性。尊重生命、注重和谐等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取向。一个不能脚踏实地的人，一个不能从世俗人情生活中体悟到生命之重的人，是不会、也不可能看到这人生的全部意义。当然，也就不会明白这人生对于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艺术活动中，这种现实性的人生指向所呈现的“意”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显示出来的“趣”有机结合，成为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最大目的。宏大的背景之下，蕴含着积极的、肯定的、深邃而精细的思虑。这种思考，不是来自于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和玄思，而是来自于市

井之中琐屑的点滴生活。立足于稀松平常的现实生活，追求超于尘外的极致意味。也许，这就是中国艺术所要表征出来的全部内容。

因此，中国艺术中的“意趣”所要达到的即是对一种饱含世俗性、人性味的追求。在看似繁杂的现象背后，寻求一种简单的生活。而这种简单的生活，在我看来，就是质朴、纯粹、简单乃至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作为理想的生活而为我们所向往的。事实上，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正是体现了这种生活。这种生活被山水画家们以不同的笔墨语言表现出来，从而给我们带来一种别样的情致。而我们则可以从这些艺术的作品中，琢磨以至回味出我们当下的生活情态。

第二章 两宋社会环境对山水画面貌形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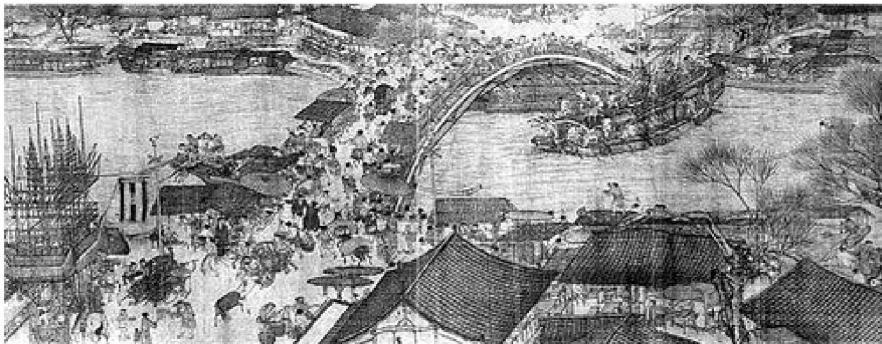
第一节 时代背景

晚唐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的社会动乱，对宋王朝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从宋太祖赵匡胤起，便制定了一项有效的政策，即“抑武崇文”。这一政策对中央集权确实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宋代门阀势力完全消失，科举制度日

趋完备，录用规模也比唐代增加了十倍之多，理论上人人都能“学而优则仕”，所以有效地笼络了知识阶层，实现了国家政权对贫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使得宋代社会具有超越前代的平等制度。上层统治者重视并爱好书画，画院机构完备，画家队伍迅速扩大，尤以山水、花鸟画家人数增速最快，为绘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宫廷美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名家名作层出不穷。画院山水画以其成熟、精粹的写实技巧，形神兼备的美学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自然写真的审美特色，最突出的代表如李唐和郭熙。另外，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轻松，生活条件也相对优越。加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更使得人们乐于世俗红尘，少了发自内心的隐逸之情，艺术形式继承前代，并强调“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世俗之情，写真山水的本性特征成为画坛的主导潮流。绘画艺术越来越向世俗生活靠拢，体现人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娱情悦性的创作日益兴盛，注重形式的别致与细节的精致成为时代流行的绘画风尚。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梁城著名的八仙楼等处客人常至千余人，店铺、酒楼往往四时插花，张挂名人字画来装点门面，招揽顾客，甚至连药铺中都是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由于宋代良好的文化环境，以及统治者对画院的扶持，对绘

画的提倡，山水画的空前发展成为必然结果，崇尚自然写真的绘画风格亦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

第二节 北宋理学思想与审美综合



《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 北宋 24.8cmx528cm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理学作为哲学文化，自当高居于整个宋明文化之上，这不等于理学文化仅仅具有孤寂的精神性。文化是由物质、制度与精神彼此相关的三维所构成的。理学作为时代文化之魂，无疑是一种属于社会与时代精英的精神文化，偏偏注定是宋代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高蹈方式。因此，其美学意义总是贯彻与融会于一定的物质与制度文化之中。宋代城市经济、文化与市民生活的历史性推进，始于北宋的文官政治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同时实施与完善，曾经影响理学及其美学的建构，这种物质与制度因素，给予这一民族与时代的美学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从物质、制